

教育社會學

著 斯克班

① 教育叢書

譯 江清林



復文圖書出版社



將提出該小組對於課程、教材、教法及學習方式的具體主張。譯者也期待着第三本書能夠早日問世。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正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好友蔡璧煌君，承他提供了許多相關資料。此外，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學生陳瓊森、鄧運林、簡明宗、謝健全及教育系賴素娥、陳秀玉兩位小姐的協助，使得本書能早日定稿。當然，內子的支持，使得個人能專心致力於本書的譯述。而高雄復文書局楊麗源先生的惠允出版，才使得本書能與讀者見面，併此誌謝。

本書的譯述，力求合乎信、達、雅之原則。惟疏漏之處恐難避免，尚祈各方賢達先進不吝指正。

林寶山 謹識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

一九八四年八月

原著者序

本計畫書獻給所有最關心公立學校前途的人們：

——獻給所有深信公立學校教育素質低落會妨害其子女前途的家長們。

——獻給那些感到困擾的教師，他們得用愈來愈多的時間去維持教室的秩序，因而影響了學校教育的真正任務——教與學。

——獻給那些擔憂中產階級子女轉入私立或教會學校的董事們。

——獻給那些因承擔愈來愈多的補救教學，而影響其提供有意義高等教育能力的大學教授們。

——獻給那些企圖在不加重納稅人負擔之原則下尋求改善教育素質的民選政府官員們。

——獻給那些擔心由於員工缺乏聽、說、讀、寫、觀察、測量和計算等能力而影響生產力的僱主們。

——獻給那些少數民族，他們對存在於受過良好教育者和受拙劣教育者，以及存在於就業者和失業業者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感到憤怒。

——獻給那些試圖處理因缺乏技能而無法在高度新科技工業社會中找到工作的工人失業問題的勞工領袖們。

——獻給那些認為軍隊中需要有足夠智力的人以便操作精密武器的軍事領袖們。

——獻給那些認為軍隊中需要有足夠智力的人以便操作精密武器的軍事領袖們。

們。

——獻給那些認為軍隊中需要有足夠智力的人以便操作精密武器的軍事領袖們。

——獻給那些因爲投票率低降或關心國家大事的民衆比率日漸減少，而對民主前途有所警覺的美國公民們。

本書所提出的就是這些誠摯的關懷，用意在改革美國的公立學校教育。我們所要的改革是要增進年輕人的機會，改善經濟，和增進民主機構的生機。這種改革需要在地方教育階段來完成，而不用訴諸統一的，全國性的教育制度。用林肯的話來說，即是要「民有」、「民治」、「民享」。

阿德勒

一九八二年

目次

譯者自序	
原著者序	
第一篇 派代亞計畫	一
第一章 民主與教育	三
第二章 學校裏的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份	九
第三章 相同的教育目標	一三
第四章 爲所有的學生提供相同的課程	一七
第五章 克服初期的障礙	二九
第六章 個別差異	三一
第七章 問題的核心	三五
第八章 師資的培育	四一
第九章 校長	四五
第十章 更高的學習	四七

第十一章	謀求生計和良好的生活	五一
第十二章	未來的公立學校	五五
第十三章	致學校董事和行政人員	五七
第十四章	一位教育行政人員所寫的跋	五九
第二篇	「派代亞計畫」的疑惑及可行性	六一
緒論		六三
第十五章	是疑惑而非反對	六五
第十六章	派代亞原則的回顧——是目標或目的	六七
第十七章	派代亞原則的回顧——一般方法	七三
第十八章	關於原則的疑問	八一
第十九章	有關實行的各種問題	一一一
第二十章	一對利刀快斧	一一七
第二十一章	實現的可能性	一一九
第三篇	「派代亞計畫」評論	一二三
第二十二章	為派代亞計畫喝兩聲采	一二五
第二十三章	我所知道的派代亞計畫	一三一
第二十四章	教育、民主和社會衝突	一三五

第二十五章 派代亞計畫的展望.....	一四三
第二十六章 派代亞小組的答辯.....	一四九
附錄一：芝加哥市教育董事會的聲明.....	一五五
附錄二：「派代亞小組」成員.....	一六〇

第一篇：派代亞計畫

第一章 民主與教育

美國的教育正處在一個發展的新紀元邊緣。長久以來就一直迫切需要的教育改革，直到最近才算準備就緒，而這也正是促使我們邁入教育新紀元的轉捩點。

「民主」的真諦是在本世紀才初次被實現。我們一直到本世紀才提供給所有的兒童十二年的學校教育；也是直到本世紀，我們才不分性別、種族、血統而給予全民相同的選舉政府高級公務人員的權利。

「全民參政權」(universal suffrage)與「全民教育權」(universal schooling)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兩者缺一，都將造成危險。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有全民參政權而沒有受教育權，所產生的將會是暴民政治(mobocracy)而非民主政治。暴民政治乃是一種不依循法律、憲法的政治，也不是由全民治理或為全民而設立的政治。

美國的大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很早就對此有所體認。他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中首先把「民主」和「教育」兩個名詞併列使用，並且使之相互輝映。

「民主與教育」這本書的一項革命性見解，乃是認為民主的社會應該提供全民「均等的教育機會」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這不僅是要給予所有兒童相同「數量」(quantity)的公立學校教育——例如相同年限的教育，還應該保證要絕無例外的提供所有兒童相同「素質」(quality)的教育。

杜威比我們早提出的這種理想觀念正是我們所未能完成的一項挑戰。由於這是極困難的挑戰，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甚或可用此正當藉口來承認目前我們所遭致的失敗。不過爲了避免全民面臨不幸，我們實在不能再繼續失敗下去。此外，爲了我們政府的運作，工商業的效率、經濟的復甦、文化的繁衍、再生，也爲了每個公民的個人最大利益，尤其是爲了我們未來的公民——我們的子女們——我們必須要成功。

如果我們未能履行民主社會的教育責任，我們就要承受痛苦。我們都將成爲那種只邁入一半民主社會的學校制度下的受害者。

在本世紀初期，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適齡小學生能進入中學。現在則幾近百分之百的人能夠進入中學。但却不是所有人都完成了中學教育。許多人因各種理由而退學，其中有些理由是值得諒解的。

我們已經耗去了這八十年裡的極佳時光，但却僅實現一個真正民主社會所要達成的一半目標而已。所達成的這一半目標，是指我們提供了所有的兒童十二年的基礎學校教育。就此點而言，我們才算較接近了偉大的教育家曼恩(Horace Mann)在一世紀之前所揭示的目標：「教育是通往平等之門」(Education is the gateway to equality)。

但是教育機會均等的民主承諾，如果僅達成一半將比違背承諾還要糟。那是一種對於理想的背叛。

教育機會的均等，事實上並不是僅指讓所有的兒童接受同樣時間、日數或年限的公立學校教育而已。一旦學生們在學校內被區分為「綿羊」(sheep)和「山羊」(goats)（指好學生和壞學生），命定某些要當勞動者，另外一些人則為經濟及政治的領導者，並且得到原本應讓大家都享有的良好生活素質，那麼這種不完美的公立學校制度便將逐漸破壞民主的目標。

公共教育的失敗，是在於它只有提供全民「等量」的教育，而不是相同「素質」的教育。這失敗對我們民主的原則來說是一種褻瀆。

就政治而言，我們是不分階級的，全體人民都是統治者。因此，在教育上我們應該也是沒有階級的。

我們應該有一單軌(one-track)的學校教育系統，而非雙軌或多軌(two or more track)系統。不應該只有其中某一軌是通往我們的社會原本是為全民所提供的目標，而讓另外一軌把年輕人導致旁門左道，通往另外的目標。社會平等的真諦，是全民皆享有相同素質的生活。那也就是說我們應要求全民皆有相同素質的學校教育。

也許我們會稍感滿意，因為事實上我們是贏了一半——教育「量」的那一半。由於我們更希望讓全民的潛能充分發展，因此我們該為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而感到焦急。我們應透過學校的教育來達成另一半目標。

要藉著教育系統來促使民主理想的實現，我們應該要加快前進的速度。我們不必要，也不應該再去耗掉另一個世紀的時間，來提昇我們公立學校教育的「素質」。

有許多跡象顯示大家都希望加速教育進展的步伐，也就是說，改革的時間顯然已經成熟。家長、教師、政府首長、勞工聯盟、工商業界，特別是年輕人本身，都已經發出不滿之聲，抱怨公立學校教育「品質」的低落。

也沒有理由能夠解釋為什麼想要達到「平等」便應「減少」或「失去」素質。比杜威晚了二十年的另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賀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也像杜威一樣的崇尚民主。他也指出了我們在努力達成真正教育均等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他說：「最好的教育給最優秀的人」（The Best Education for the Best）便是「把最好的教育提供給全民」（The Best Education for All）。

提供最好的教育給最優秀的人的形式，我們並非不知道，只是我們對「如何去提供它」學得太慢了。而且我們對於民主的實現及平等的允諾一直都不夠真誠。我們之中有部分人——或許比一部分還多些——心中都潛存著一種想法，認為很多兒童是不可能充分「被教育」（educable）。這些人認為兒童們也許能夠被「訓練」（trainable）具有某種工作技能，但却不能「教育」他們有公民自治的責任感、理想及個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對事物的欣賞力。

我們應該打消此種誤謬的觀點。我們不能一邊倡言是爲了民主的理想，而且所有的免費公立機構，包括那些最好的政治及公民生活有關的機構，都是爲全民而設的；但另一邊又說只能有少數的兒童（或許比一半還少）能接受完整的公民及生活教育。

除了少數不可治癒之腦傷兒童外，每個兒童都可能接受其能力所及的教育。但是這種可教育性

educability) 並不僅指能夠「訓練」他們工作技能而已，如杜威在大約一世紀前所批評的那種「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 只是針對某種特別工作的訓練，它不算是給每個自由人（男人及女人）的教育。

兒童能受教育的程度參差不齊乃是實情，但對於這種差異，我們也必須依其程度給予同樣形式及素質的教育。假如「最好的教育給最優秀的人」就是「把最好的教育提供給全民」的基本原則無法被實現，將是我們社會一部分人的失敗——是家長、教師和行政人員的失敗，而非某部分兒童們的失敗。

沒有「不可教」(unteachable) 的兒童，只有未盡教育之責的學校、老師和家長！

第二章 學校裡的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份

如果所有的兒童都能接受「教育」，他們都可能被培育成「有教養的人」(educated persons)。但是却沒有人能夠在學校裡被造就成爲很有教養的人，不論他是接受了多久或多好的「學校教育」(schooling)。因此，我們這裡所要關切的教育必須超出學校教育之範圍。

一個人完成了學校裡的教育，並不意味著他的教育歷程就此結束——不論他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水準有多高或是在受完十二年強迫性的基礎學校教育後又繼續接受大學教育。

事實上，即使是再好的學校教育機構也很難培養出很有教養的人。這可能是由於大多數的學校對入學年齡之限制所使然。青年人本身就是一道最嚴重且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爲沒有人能夠在他未達成熟之前即變成一個極有教養的人。就此而言，我們今日的大學頒給學生「畢業證書」並用以證明他們已經「完成了教育」，這實在是一件很滑稽的事。特別是高中畢業證書的授予，更足以說明此一可笑的現象。

只有在歷經成年人的終生歷程，只有藉著廣博豐富深刻的經驗，才能使人類更成熟，進而變成很有教養的人。也許成熟的人無法像未成熟者般具有「可訓練性」(trainable)，但却可由於其成熟性(maturity)而更具「可教育性」(educable)。

「教育」是人類終生的歷程，「學校裡的教育」只是其中必要的一小部份而已。各類學校教育各有

其不同的教育終點。而每一階段的學校教育都可在一定期限內完成。但是學習却是無止境的。只要一個人能健康的活著，學習就能夠繼續、也應該要繼續。人的軀體在經過人生的第一個十八或二十歲之後就不再繼續成長。事實上，人的軀體在此之後就開始衰退。但是心智、道德及精神上的成長却能夠、也應該要終生不斷的繼續成長。

教育歷程最重要目的是幫助個人成爲一個有教養的人。學校的教育措施只是一種「準備階段」(Preparatory stage)：「它可以養成人的各種習慣，並且提供人類在受完學校教育後能夠繼續學習的各種方法。」

對某些人來說，此一「準備階段」在他們受完大約十二年的基礎教育之後就結束了。對其他人來說，則是指在彼等受完較高階段的學校教育之後才告完成，這通常是要多花四年或更久的時間。對於所有的人來說，「學校教育」的完成只意味著「教育」的開始而不是結束。不管是基礎的或較高階段的學校教育，如果沒有讓個體準備繼續的學習，則不管它在其它方面做得如何成功，這樣的教育都仍然算是失敗的。

基礎學校的教育乃是一種強迫性的、全民教育措施，它不應只是提供少數人繼續接受更高階段的教育而已，它應該使所有的人在成年以後都具有繼續學習的能力——不論是在他們工作期間的在職進修或者是在退休之後。

但如何做呢？要提供他們學習的技能，並給予他們各類的刺激，以引發他們保有積極學習的動機。學校裡的教育應該打開學習的大門，並提供探索此一學習世界的指引。